



周日名采

聖誕卡

「什麼？你還寫聖誕卡？傳一個電郵不就行嗎？怎麼那麼過時迂腐？」年輕人說。

一些傳統，是非常優雅的，絕對不過時，親自寫聖誕卡是其中之一，你們不屑，我卻一定要傳承。每年到這個時候，我必然一張張寫，一張張寄出。

這個習慣是受到邵逸夫先生的影響，每年他一定用那顫顫抖抖的筆劃寄給他認識的人。有次幫他整理，看到他寄出後收回來的賀卡，來自卓別麟，來自伊利莎伯·泰萊，來自格麗絲·凱莉……

我的對向沒那麼出名，只是些有過感情的友人，有些甚至沒有見過面，像一位叫拉雲爾的醫生，居住於里昂。他是我年輕時法國女友的監護人，女友到處流浪，我問要怎麼找她時，她把拉雲爾醫生的地址寫了給我，說寄到他那裏，一定交到她手中。

從此，每年到了這個季節，當我想起了她，就寄一張聖誕卡到拉雲爾醫生那裏。禮貌上，我也順便寫一張給拉雲爾問候一聲。

那麼多年來，從無間斷，至到，有一天，接到拉雲爾醫生來信，說女友因癌症過世。翌年當然不寄了，但拉雲爾醫生那裏，還繼續着。

買的聖誕卡，即使多貴，也沒什麼感情，當然史諾比的是例外。我的聖誕卡，之前也是買的，在三十年前開始，就把蘇美璐替我畫的插圖之中選了一副，拿去印刷廠大量複製，有些是美女們圍着我浸溫泉的，有的是和倪匡兄一起吹喇叭喝酒的，有的是躺在雪上的，每年都不同。

秘書已準備了一份地址，我從歐洲地區寄起，因為他們那邊的郵政不穩定，而且常鬧罷工，非早寄不可。接下來的是美國、澳洲，再來是亞洲了，日本韓國先寄，把澳門香港留在最後。

日本人並不流行寄聖誕卡，但他們甚注重陽曆新年，在空白的卡內，我填上一「賀正」二字，代替了聖誕快樂。因為蘇美璐的畫精采，日本友人都喜歡，經常光顧的北海道札幌的藝妓屋「川甚」的老闆娘收到了，就把它和舊的一連串掛在牆上，年底去了就看得得到。



插圖：MEILO SO

一面寫一面想起和這群老友的往事，在空白的頁上總題幾個字，問他們記不得在大雪之中那頓豐富的晚餐，或者一些在聖誕時的趣事，像有一年，主人把名貴的酒一瓶，埋在雪中，要客人去尋找，找到了就當禮物等等，都是畢生難忘的事。在日本留學時，認識了一位好友叫加藤，他在酒吧中結交了一個美國兵，送給他一枝大麻，不巧一走出門就給警察抓個正着。保釋出來等上法庭時，加藤拜訪一個個老同學，要我們給他錢。「都要去坐牢了，要錢幹什麼？」有的同學問。

「我要錢去請一個最好律師，替我在法庭上做證，大麻並不是像海洛因鴉片一樣的毒品，不必嚴重到要收監，今後的世界會紛紛地合法，這個記錄，會幫忙到其他受害人。」加藤說。

審判的前一天，他一個個來向我們道別，說這次進去後，不知何時再能見面。

結果，證據不足，當場釋放了。官司也不必再打，加藤用了剩餘的錢買了一張機票到美國去，結果落戶在緬因州，剃度為和尚，盡了一生的努力籌錢，在那裏搭了一座白色的佛塔。

每年收到他在聖誕節的回信，並不是一張卡，而是以宣紙毛筆畫的一幅符，祝福我這個老友。

一年復一年，走的老友也漸多，只有硬下心來，用紅筆從清單中畫掉，這個地址從此，和軀體一樣，消失了。

花開花落，每一年，都有新的名字增加在名單上面，有的還是老友的兒女，他們記着了父母和我的聖誕卡交往，認為是一件當今已非常難得的事，也開始寫聖誕卡了。

今年看了名單，有一件特別難過的，是長居巴黎的日本女友久美子，也要刪掉了。不，不，她人是健在，只是被女兒們送進了養老院。我最初聽到了很氣憤，母親辛辛苦苦養大了你們一生，何必如此忍心。

經過巴黎時特地去到郊外的養老院拜訪，看到的是一座很有規模的建築，地方乾淨，管理得很好，不像是個等死的地方。

獻上鮮花後久美子望着我，一直微笑，但她認不出我是誰了。她的聖誕卡，今年不必寄了。

移民到美國的韓國導演鄭昌和，每年也寄聖誕卡，前幾年開始沒有回音，不知近況如何。算歲數，也有該七老八老，如果看到了，也會滿臉皺紋吧？對方要是看到我本人，滿頭白髮，腰也開始彎了起來，也會感慨萬千吧？

有時不見也好，薄薄的一張聖誕卡，之前交往的印象，還一直留在大家年輕時。

明年再寄一張。

蔡瀾